



时光记忆

老妈的“戏曲人生”

□朱月林

立夏过后，天气渐热。为避开暑热，老妈一大清早就买菜回来，第一件事是打开电视机，观看固定本地频道。顿时，屋子里飘满了“咿咿呀呀”的淮剧唱腔。她一边择菜，一边望着电视，一副悠然自得的样子。

电视中的画面很模糊，逼仄的舞台，简单的道具，好像只有一张桌子，一把椅子罢了。舞台上的演员似乎也不年轻，花旦的裙衫穿在身上，紧巴巴的，也不能显示出小姐窈窕的身段。至于脸上，虽然搽了很厚的白粉，画着很浓的妆，但脸不是鹅蛋脸了，眼睛更算不上明眸善睐了。而小生看上去更像老生，衣服皱巴巴的，声音里有岁月的苍凉味道。其他或有一个丫鬟，或有一个小丑，或有一个差人……不一而足，总之舞台上只有那么三两个人，在唱、在说、或在打斗着，那是在演绎若干年前天上人间的悲欢离合，但我看着索然无味！

偶然有一次去戏园子找她，看到了那简陋的舞台，那草台班子的演员，在大热天，亮灯下，穿着色彩黯淡的、厚厚的戏服，汗流浃背地卖力唱着，我忽然有些怅然，好像失去了什么。

记忆中，老妈年轻时就喜欢看戏。那时家乡的小镇上有一间电影院，县里的淮剧团常来演出，老妈也常常去看。裔小平、梁锦松是台柱子，有市区的、淮安的淮剧团来，而当省淮剧团或者上海淮剧团来演出时，那是空前盛事，一票难求啊！

有一天晚上，老妈吃过晚饭，认真洗了脸，搽了雪花膏，身上有一股“友谊”的香味，她要出门看戏了！而我，八九岁的光景，想要跟着她去看戏，她不想带着我，我急了，拦着门，不让她出去，哭哭啼啼地要跟着，无奈，老妈只好带上了我。那是上海淮剧团带来的《打金枝》，印象中，那舞台好像仙境，灯火辉煌。台上的公主是名角马秀英扮演的，那公主的凤冠头饰金光灿灿，摇曳生姿；那曳地的裙裾珠光宝气，衣袂飘飘，根本看不出演员有六七十岁。看得正入迷的时候，忽然间，从舞台上飘出浓浓的烟雾，在舞台灯光的映照下，粉色的，带着香气，我那时好像身在云霄宝殿，化作他们其中的一个人，目睹人物的爱恨情愁。这是我对那场戏最深刻的印象，而故事情节一点痕迹都没留下。

岁月的河流冲走了一切，留下的是沉甸甸的回忆，闪耀着宝石般的光芒。但戏曲到底抗拒不了时代的潮流，年轻的一代被惊险刺激的影视吸引，大多数不愿意静下心来欣赏这情节缓慢、曲调悠扬的戏曲。

而我老妈却依然沉浸在戏曲的世界里，在电视屏幕上那些演员，演绎着古老的故事。那里面有铁面无私的包青天惩恶扬善，大义灭亲的凛然；有凄苦无依的窦娥六月飞雪，昭示沉冤的悲愤；有书生小姐的私相授受，奔赴爱情的热烈；更有孝悌伦理、兄弟义气、家国情怀……

我想，识字不多、见识不广的老妈却拥有好品德、大智慧。她少年丧父，中年丧夫，但始终乐观开朗地面对生活的磨难，用她在这些戏曲中懂得的道理，将我们姐弟五个抚养成人。

银发生活

老年健忘无须怕

□陶诗秀

我得了“健忘症”，并非老年痴呆症，因为我的头脑清晰、言行举止不怪异，人情世故有所拿捏、不计较、不怨恨，凡事为他人着想，抱着吃亏是福、有付出就有收获的理念，日子倒也过得不错。

只是最近的我得了“健忘症”，常常找东西，出门时锁了门，回家却找不到钥匙开门，奇怪，钥匙到哪里去了？它也没长脚，就这样不见了，只好找锁匠来开门。

下雨天撑伞，天晴了，伞也丢了。丢衣服、帽子、钱包，有一次，要坐车到火车站，坐上反方向的车，看到街景不太对劲，回过神来才急忙下车。当时，只顾着拿行李，竟把皮包丢在车上，皮包里除了一千块钱，还有身份证、手机、医保卡等。

车开走了，想坐出租车追，身上也没钱，我向附近店家求救，想打电话，询问皮包的下落。当时正好是午休时间，跑了几家店都没人愿意帮忙，最后到了一家店，老板正在躺椅上休息，他看我着急的样子，就立即骑机车去公交车终点站。多谢这位热心的年轻老板，皮包顺利找回来了，好感动！我拿了两百元要谢谢他，他拒收，我又把一瓶刚买的菠萝酒送他，他也不要，太客气了。

我这毛病，常常东西放在哪里，一下子就忘记，翻箱倒柜找，仍是找不到。

让我遗憾的是，老伴的爱物“金戒指”不见了。这枚戒指是他大学毕业后，用第一份工作所赚的钱买的。虽然我觉得俗气，但他不舍得摘下，他戴了五六十年。几年前，家里遭小偷，一些值钱的金饰、纪念币、珠宝，在我出外旅游时，全被偷走了，只有那枚戒指塞在书桌的抽屉里未被发现。我深恐戒指再被偷，东藏西藏，最后竟也找不到了。想想，或许是把它藏在某件毛料外套口袋里，有一回整理老伴衣物送给老友，没检查就送人，可能在其中吧！女儿说，要不要打电话问拿了那件外套的老伯，请他找找看，但因不敢确定自己的记忆有无问题，担心问了反而引起不必要的纷扰，也就作罢。

女儿看我常找东西，于是帮忙买了几个大大小小透明的收纳箱，有的放在书桌上，有的放在衣柜下层，每个箱子外都贴着标签纸，上面标注里面放的品项，方便我分类与收纳。随身的包包也分为晨间运动、去市场、到医院拿药等不同功能，里面物品也因目的地而有所区别，例如，去市场，只要有小钱包和环保袋即可；到医院，则要有医保卡和公交卡……经过这样分类后，我发现自己的“健忘症”好像没那么严重，找东西的次数也减少了许多。

不过，我又出现了一个烦恼，去医院用的包包，夹层与口袋多，多到有回看病时，找不到医保卡，明明出门前检查过，只好先多缴些钱。后来回家一看，原来不知怎么搞的，医保卡被放到从未用过的夹层，难怪找不到。后来，女儿把这个包包换掉，换成只有三个夹层的，并告诉我，把钱包、医保卡固定放在最明显的中间夹层，这样就不会找到了。

老伴曾说：“每样东西都有一个家，物归原处，就不会找来找去了。”他是个生活有规律的人，房间内总是整整齐齐的，我想他在天上看到现在的我，一定摇头叹息，唉！

所以，现在的我，东西用过，一定告诉自己快点归位，勤快些，才不会被儿女叨念“妈妈啊，你怎么又乱放东西了！”

年纪大，大脑难免有些退化，我都七十多岁了，但我不担心自己的“健忘症”，它并不可怕，用些方法，将日常琐事单纯化，日子一样可以过得不错。

乐享人生

夕阳无限好，人间重晚晴。退休之后，除老伴、老友之外，能有“老活计”，必可活得长长久久，快快乐乐。

“老活计”助长寿

□贞虎

两位忘年之交的老朋友，分别传出喜讯。一位我称他柴老哥，刚刚庆祝过九十一岁生日，同时最新作品，也是第十四本著作问世。另一位是甯大哥，今年八十七岁，不仅获得了区文学贡献奖和美术贡献奖，而且所著的五本书即将出版，连封面都是他精心设计的。

柴老哥，六十岁中学教师退休。退休后仍勤奋不懈，努力从事笔耕，虽然他曾历经辛酸：夜坐灯前不顾身，日爬万字等微尘，可怜废纸场中稿，犹是头家梦里文。但他毫不气馁，屡退屡投。而且一笔一画，一丝不苟，有时还用毛笔誊写。后来，他写好稿子请子女录入，但因非长久之计，于是“八十岁学吹鼓手”，在八十二岁时他从开机学起，练习电脑打字。现在文稿都是自己录入，用电子档投给报社。他还学会用手机传视频、各种图片。

他重养生，勤做内脏运动，已持续五十多年。早上起床和晚上临睡前，各做深呼吸十四下，从未间断。每天早上、下午都要出门散步。他服膺“读万卷书，行万里路”。所以一有空就读书，一年要外出旅游四五次，还集结成《万里游踪》。

退休至今，他一共写了五本书，参加文艺活动不计其数。他说“活到老，学到老”。他没有一天闲着。他还说，活着一天，就要努力一天。读书、写作、散步，是他的生活重心，也是他退而不休的动力，更是他长寿的主因。

甯大哥也是六十岁从中学美术老师岗位上退休的。退休后立刻“无缝接轨”，在家中准备了画室和书房，开始画不停，有时甚至到了“废寝忘食”的地步。他最常说的是：“我退休后更忙了，根本不知闲为何物，不知寂寞的滋味。”退休后，他在全国各地开了五次画展，获好评。

其实，若能另辟蹊径，退而不休，人会活得更充实，更快乐，也更长寿。

泰国人夏琳五十岁才成为舞蹈家，五十二岁时第一次与搭档进入全美标准舞决赛，五十七岁时赢得银牌。她说：“我不认为有退休的理由，记住，永远做你要做的事。”九十三岁的叶嘉莹教授表示，现在比以前还忙，得看许多人寄来的著作，整理文稿，还得给不同时期的学生上课，而且还是站着讲课，她却过得很快乐。九十二岁的吴守礼更有他的一套人生哲学。不管别人如何想他，他喜欢用脚底摩擦的方式做脚底按摩，天天按摩，每次一百下，他很容易入睡。他除了吃饭睡觉的时间外，都在看书查资料，完全处在“运动”的状态，整天动个不停。一生做任何事总是可以不顾生计，一切以兴趣为原则。他说他不管钱，也没有钱可以管。不理财的结果是乐得轻松，怎会有烦恼呢？一生执着一件事，就以做好一个小小领域的事为满足。

这些人的所作所为，正是李霖灿在八十岁时所提出“五老”中的第五项：“老活计”，也就是要有平生最喜好的工作和爱好。

夕阳无限好，人间重晚晴。退休之后，除老伴、老友之外，能有“老活计”，必可活得长长久久，快快乐乐。

